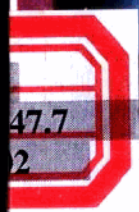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说精品图系列
郑文光科幻小说选作

太平洋人

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

* T173328 *

太平洋人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郑文光科幻小说近作
福建教育出版社

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郑文光科幻小说近作

太平洋人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市梦山巷27号 邮编: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闽北报社印刷厂印刷

(南平市八一路136号 邮编:353000)

787×1092 32开本 4.875印张 101千字 211页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3次印刷

ISBN 7-5334-1491-8/G·1133 定价:5.9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仙鹤和人	(1)
泅渡东海	(40)
太平洋人	(67)
鲨鱼侦察兵	(112)

仙 鹤 和 人

兰 兰

时钟当当地敲了九下。

十二层的宿舍大楼，灯火通明，灯光从方方正正的窗户眼透出来，把窗外的几排钻天杨树照亮了。在四层楼的一间房子里，九岁的小姑娘兰兰，正在聚精会神看电视。

兰兰是一个长着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秀气的姑娘。还在她五岁那年，她的爸爸就去世了。现在她和妈妈两人生活着。妈妈叫许立颖，是市立医院的神经外科大夫。大夫，就是给人看病的，小兰兰知道，她自己也去看过病；外科大夫，她也知道，就是给病人动手术的。可是什么叫神经外科，小兰兰就不知道了。

妈妈工作很忙，常常回来得很晚。可是今天晚上，已经九点钟了嘛！再忙，也该回来了。而且，今晚又是星期六！小兰兰上下眼皮直打架，她关掉了电视机。但是她不想睡，她要等妈妈。

等呀等的，九点半钟，妈妈进屋了。

“噢，兰兰！你为什么还不睡觉？”妈妈又高兴又抱怨地说。

“我等你哩。”兰兰说，“妈，我给你去热饭吧？”

“不，我吃过了，好孩子。快洗脸洗脚，上床吧。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：明天妈妈不加班了，有空儿，带你上动物园！”

真奇怪，刚才兰兰还是一个呵欠接着一个，可是妈妈一回来，她的睡意全飞啦！

“我不睡，我要妈妈给讲个故事。”

“哎，傻丫头，都上四年级了，还缠着妈妈讲故事！你看的书里不净是故事？”

“我就是要听你讲。”兰兰撅着嘴说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当妈妈的还是心疼这个独生闺女，“就讲，就讲——可是讲个什么呢？”

妈妈脱掉外衣，只穿一件浅黄色的衫衣，舒舒服服地坐在藤椅上。妈妈还很年轻，不过三十二岁。在小兰兰看来，妈妈是顶顶漂亮的了。你看，她的身材是长短适中的，动作是优美的，一笑，露出一嘴白牙。这会儿，妈妈支着下巴，含笑望着兰兰，说：“我给你讲个仙鹤的故事吧！”

“不，”兰兰说，“我都那么大了，我不要听童话，我要听个——历史故事。”

“噢，我讲的就是历史故事。在古代，春秋时代，有一个诸侯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诸侯就是国王。”兰兰快嘴快舌地说。

“对，和国王也差不多。这是卫国的诸侯，叫卫懿公。他顶顶喜欢仙鹤了。他派人到各个地方搜集仙鹤。他又叫人贴出告示，谁献仙鹤，就给谁重赏。这么着，在他的宫廷园林中，养了成百上千只鹤。这位卫懿公也就古怪，都给那些鹤封官，顶

漂亮的，当大官，次一点的，当小官……”

“鹤怎么会当官呢？”兰兰瞪大了眼睛。

“并不是真的叫鹤去当官，也就是叫它们享受当官的待遇罢了。卫懿公有时高兴，出门游览旅行，那些鹤也乘上车，跟着他出门。养鹤的人，都发很高的工资。这一来，老百姓可就苦了，为了这些鹤，老百姓要纳很多很多税。”

“这卫懿公是个坏国王！”兰兰评论说。

“对啦！”妈妈点点头，“后来，敌人打进来了。老百姓都不肯当兵，逃跑了。这卫懿公就派人去抓，抓了回来问道：‘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和敌人打仗呢？’老百姓说：‘打仗用不着我们。你有一件宝贝，可以战胜敌人的。’卫懿公问道：‘我有什么宝贝能够战胜敌人？’老百姓说：‘就是鹤呀！’卫懿公惊得跳起来：‘仙鹤怎么能够打仗？’老百姓说：‘既然仙鹤不会打仗，不会种地，又不会做工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你花那么多钱，让老百姓饿着肚子，却去养那么一大群鹤，你怎么再能叫老百姓给你卖命呢？’卫懿公想了想，不得不承认错误，便说：‘我把这些鹤全放走吧！’谁知道这群鹤在宫廷园林里吃喝惯了，放它们飞走它们都不肯动弹，就是轰它们，略略飞起，过一会儿又落下来，总是不肯离去。这卫懿公失去老百姓的拥护，就被敌人杀死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兰兰追着问。

“后来什么？”

“那些鹤怎样了？”

“国家都亡了，那些鹤还能怎样？也许是叫人杀了吃吧？要不，在兵荒马乱中，它们不肯走也得走。谁再花那么多钱喂养

“它们呢？……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睡吧，兰兰！明天咱们上动物园看仙鹤去。”

“仙鹤既然没有什么用，咱们的动物园为什么还养着哩？”小兰兰又问道。

“噢，动物园里的鹤，是供游人观赏的。动物园嘛，就为的让人们看看各种动物。你看，狼、鬣狗有什么用？不但没有用，样子还挺讨厌，可是动物园都养了一两只，这是叫大家知道，狼是什么样子的，鬣狗是什么样子的，它们的生活习性又是怎样的。所以动物园还是学习生物学的好课堂哩。”

“可也真怪，”小兰兰还在嘟囔，“仙鹤无非吃点鱼虾，它们随便飞到什么河边、沼泽，就可以过活了，干吗非得守着那个亡国的卫懿公呢？”

“那是它们在宫廷园林里待惯了，它们早就忘掉原来生活过的沼泽和湖泊啦。”许立颖说着，冷丁顿住了，好像触动了什么心思一样。

“妈妈，你怎么啦？”兰兰说。

“好孩子，你快睡。”妈妈心不在焉地说。

一个完全丧失记忆的病人

兰兰不大一会儿工夫就睡着了。可是许立颖不想睡，她脑子里还在琢磨一个病人的事儿。

病人是三天前送进医院的。他叫赵志林，是炼铁厂的架子工。高炉正在大修，旁边立起了高高的杓子。那天正刮大风，小伙子爬在杓子顶上紧螺丝扣，手一滑，就摔下来了。摔得

人事不知，送到医院一抢救，是左腿骨折和严重脑震荡。骨折的地方用夹板固定了，病人也已从严重的昏迷中醒过来。但是他的全部记忆都已丧失。他爱人来看他，他也认不出来；同班组的人来看他，他只瞪着眼睛瞧。总之，他一个人都不认识。他本来是个高中毕业生，可是现在什么字都认不得了。他连话都不会说。他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。

毫无疑问，病人是大脑受到严重的伤害。所以一面治疗骨折，一面还要神经外科大夫想法子。外科大夫郝正中来找许立颖了。

这些年来，许立颖也接触过部分失去记忆的病人。但是像这个病人，完全彻底地丧失记忆的，她却没遇到过。作为神经外科大夫，她很了解这问题的严重性。要知道，大脑是一架非常精密的机器，它通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手去感知周围世界上的事物，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。所谓人工智能电子计算机，就是仿照人的大脑，所以叫做电脑。但是电脑真的能跟人脑相比拟吗？固然，在有些方面，例如计算速度方面，人脑远不如一台电子计算机快。但是任何电子计算机都比不上人脑的记忆和思维能力。人脑一共有三百亿个细胞，每个细胞都可以说，等于一部电子计算机。所谓记忆，无非就是把信息贮存在大脑的某些部位，形成记忆痕迹。人们可以通过自觉的锻炼，强化记忆痕迹，使神经细胞间建立起的联系巩固起来，牢固记忆。当然，有许多记忆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强化的，例如，生活习惯，对亲人的认识，从小就学习的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，等等。这些，人的一生都不会遗忘。

而现在，这个赵志林把有生以来的全部记忆都抹掉了，

他的大脑该是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！等于说，他的大脑贮存仓库是一片空白。要在这空白的大脑上重新印上他将近三十年所获得的全部记忆痕迹，那是谈何容易的事！

许立颖的丈夫、兰兰的爸爸是患肝癌而死的，在去世以前半年，他也曾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摔伤，受到脑震荡，经历过一段失去记忆的岁月。他是汽车厂的工程师，患高度近视眼，夜里有一次踏在一条地沟上，就摔了下去，脑袋瓜磕在水泥的地沟沿上，立刻人事不知，醒来后也失去记忆了。不过他并不如现在这个工人那么严重，他还能自理生活，而且还会说话——虽然是含含糊糊的。在侍候病人的日子里，许立颖作为神经外科大夫，又作为患者的妻子，体验到双重的焦虑和痛苦。

啊，这年头，宇宙飞船已经飞奔在各行星之间，智能机器人甚至能够进行一部份思维活动，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也正在取得突破，人类就不能闯破恢复失去的记忆这道关口么？

许立颖在这个疲劳的、但是没有一点睡意的星期六晚上，坐在藤椅上，望着陷入深沉的睡眠中的心爱的女儿，就是这样顽强地思索着。

记忆，无疑是人类获取知识、进入文明阶梯的手段。

动物也是有一定的记忆能力的。鸽子会认路，老马识途，马戏团的动物经过训练能够表演节目，都是记忆在起作用。卫懿公的鹤为什么死也不肯飞走呢？因为它们已经丧失了关于广阔的天空、自由的田野的记忆，它们有的只是有人侍奉、有人喂养的记忆。可怜的鸟儿！它已经忘记自己还有一双矫健的翅膀，可以翱翔于蓝天之上了……

但是人的记忆和动物的记忆是一样的吗？

动物的记忆多半依靠本能。训练也是从本能的条件出发的。你可以训练一只海狮顶球，但是你决不能训练一只老虎顶球；你可以训练一只黑熊骑自行车，但是你决不能训练一匹小马骑自行车……

而人类的记忆呢？

隔壁屋子响起了电话铃声。许立颖给兰兰掖了掖被角，走了过去，掀亮了电视电话的按钮，是值班的外科大夫郝正中。

“对不起，许大夫。”郝正中抱歉地说，“把你吵醒了吧？可我是那么急切……”

郝正中只有三十四岁，看样子却要苍老得多。他除了身上的一件白大褂，没有一点像医生的样子，而是像一个司机或者一个钳工。他的脸轮廓粗大，浓眉毛，高颧骨，有一脸络腮胡子。他的模样给人的印象是十分憨厚和真诚。

“可是病人？……”许立颖迟疑地说。

“病人刚刚醒来。他突然发出声音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‘风遮’……”

“你亲自听到的吗？”许立颖急促地问。

“是的，我正好在旁边。我立刻重复问了一次，可是他又什么都不说了。”

“风遮？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们也猜不出。”郝正中憨厚地笑着，“所以我急于告诉你。无论如何，病人能够发出声音——这总算一点点‘曙光’！”

许立颖沉思了，不能不认为郝正中是对的。正如同初生的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，表示一个新生命的存在一样，一个完全失去记忆的病人最初的声音，总是表示一定的征兆。虽然她一

点儿也不明白，这两个字只是毫无意义的声音呢，还是反映病人的一种什么样的思想？

“郝大夫，”她慢慢地说，“好不好找一台录音机，把病人今后发出的一切声音都录下来？”

“我已经安排了。”郝正中点着头说，“你不要焦急，尤其千万别又跑到医院来。我保证，有新情况及时通知你。”

“好的。”许立颖又低声补充了一句，“谢谢你。”

在动物园

兰兰一觉醒来，糟啦！太阳已经晒着窗棂。而妈妈呢？妈妈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，人影子早就没有了。

在饭桌子，兰兰发现了张条子：

兰兰：

妈妈有要紧事，要上医院去一趟。早饭在电炉上。吃完早饭，你等一会儿，妈妈回来再和你一起去动物园。

妈妈

兰兰叹了一口气。噢，这妈妈！她忙些什么呀？今天可是个星期天！又不是轮到她值班，她又跑去医院干什么呢？

兰兰洗了脸，把电炉上已经冷掉了的牛奶又热了热，再烤上几块馒头片，抹上点果酱，呼噜呼噜吃光了。然后她又拿起电动吸尘器的刷头，把桌子，柜子，和所有的地板，都打扫一遍。正在干着活呢，妈妈推门进来了。

“一看就知道兰兰是个勤快的孩子。”妈妈笑着说。

兰兰扑到妈妈跟前，说：“妈，去动物园吧！”

天气十分好，是初秋的一个晴天。瓦蓝瓦蓝的天空上一丝云影也没有。兰兰穿着整整齐齐，和妈妈一道进了动物园的大门。兰兰心里想着昨晚妈妈讲的卫懿公养鹤的故事，一心奔水禽湖去。水禽湖有一排铁丝网栅栏，却没有顶，是敞开的。一片碧绿的湖水，当中还有一个岛子，长满了柳树和杨树。野鸭、凫、鸳鸯、鹭鸶、鹤鹑、黑天鹅都在水面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，或者在小岛上踱方步。她们也看到了仙鹤，血红的顶子，长长的嘴巴和长长的脖子，还有长长的腿。有两只鹤还张开翅膀，左右摇晃，踏着细碎的脚步——这是仙鹤在舞蹈呢！

“妈，这些鹤为什么不飞走？也像卫懿公的鹤一样，生活太舒服了，舍不得离开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兰兰。”

“那么谁不让它们飞走呢？”

妈妈笑着说：“这里的水鸟都是动过手术的。它们的一只翅膀的筋给挑掉了。虽然它们也能拍翅膀，但是两只翅膀力量不一样，就飞不上天去。”

“不影响它们生长么？”

“不影响的。它们只是不能远走高飞就是了。”

但是这时候发生一件奇怪的事，使得许立颖立刻住了口。原来那两只翩翩舞蹈着的仙鹤，忽然长唳一声，拍拍翅膀，竟飞起来了。

远远近近的游人都抬起头来。鹤的起飞就像一支箭，长长的嘴巴和长长的脖子向前伸出，长长的双腿向后顺着。它们倏的窜上天空，然后慢慢盘旋起来。在湛蓝的天空背景下，一身

雪白的羽毛显得晶莹透亮。它们就像两朵花，两朵白色的素馨花；或者两朵白云，两朵镶着红边的云。看见过这两只盘旋的仙鹤的人都说它们美极了，而且心里都在捏着一把汗：它们会不会不告而别？

但是这两只鹤丝毫没有远走高飞的意思。它们在天空上翱翔，似乎只是做做游戏，或者进行体育活动。慢慢地，它们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越飞越低，越飞越低，终于又落到小岛上。

“妈妈，”兰兰好奇地问，“你不是说，这些鹤动过手术，飞不上天去吗？”

许立颖停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它们又能够飞上天去了，可能……”

母女两人都看到了前面有一大堆人围在一起，她们也就挤了过去。原来人群当中是一个矮小、瘦削的小老头，正在给大家解释着：

“不，动手术，使得水禽飞不起来的做法过时了。虽然这样做，并不损坏水禽的外表，但是毕竟影响了它们的生理机制。能够飞翔的鸟，如果不让它们飞翔，它们就发育不好，还可能得病。这就像我们人类能够走路，如果长期禁锢着不让一个人走路，也一定会损坏他的健康一样。”

“可是，宋大夫，”人群中有一个青年小伙子说，看来他是认识老头的，“你们怎么能够既不手术，又不怕那些鸟儿飞走呢？”

“这宋大夫是哪儿的？”许立颖低声问旁边一个中年女同志。

“听说……就是动物园里的，兽医。”

这时候，老头儿微微笑了一下。他目光炯炯，看着越围越多、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。

“严格说来，”他慢吞吞地说，“我们也不是不动手术的。不过我们没有挑断水禽翼上的筋。我们是用一种仪器，一种能够发出强烈电波的仪器影响它们的大脑，造成一种类似脑震荡的效果……”

“那它们就会昏迷过去！”人丛中不知是谁这样说。

“不，我只是说，类似于脑震荡的效果，并不真是当头一棒，使它们脑震荡。这种仪器作用于大脑的边缘系统，能够抹掉这些禽鸟的记忆，让它们忘却它们生活过的森林、沼泽、荒野或者草原，让它们只记得我们这个水禽湖，湖中的小岛，岛上的柳树和杨树，还有这些石块和草丛。这样，你即使把这些禽鸟带到几百里地以外，它们还是本能地要找寻，千方百计飞回我们这水禽湖的。”

这段简短的叙述是多么使人震惊，以致老头儿说完话以后，有好大一会儿工夫没有人提出问题。老头儿也十分得意他的科学普及讲演能够产生这么强烈的效果。他环视了众人一下，又接下去说：

“我们还在做实验，进一步抹掉猛兽的记忆，改变它们的凶猛的习性，这样，我们就能把老虎和狮子从狮虎山上放出来，让它们在动物园，在游人当中走动……”

“唉呀！”一个姑娘叫起来，“万一它又想起吃人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老头儿挥舞着手臂，“我们的实验一定要做得百分之百地可靠，才敢于放猛兽出来。目下不过说说而已，请大家不要慌张。总之，我是说，在大脑上加以电刺激，抹掉动物

的记忆，是可以改变动物的习性的。事实上，过去几千年来，人类把野狗驯养成家狗，野猫驯养成家猫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不过那是用的慢慢地施加影响，使它们渐变的方法。而我们，利用了最新的电子技术，只需要几分钟，就可以使动物的习性发生突变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兰兰忽然响亮地说，“妈，这老头子就是卫懿公！”

许立颖不由得笑起来。有些人听清楚了，也跟着笑起来。

老头儿没有听清楚，但是他注意到这个好看的小姑娘了。他问：

“你说我是什么……‘公’呀？”

许立颖笑得透不过气。但是，她努力克制着自己，一敛住笑，立刻问道：

“宋大夫，譬如说……这里的水禽，您已经用电刺激使它们忘掉记忆了，那么，你能不能再用电刺激使它们恢复记忆呢？”

老头儿很有兴趣地打量着许立颖，慢慢说：

“看得出来，你也是一位大夫？……啊，不，我们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。我们动物园做的实验，都是仅仅为了驯养动物的需要。”

“可是我，在工作上也碰到这种需要。”许立颖说，“我想参观你们的仪器，行不？我是市立医院神经外科的大夫，我叫许立颖。”

“好的，我向领导请示一下。跟我来。”老头儿爽快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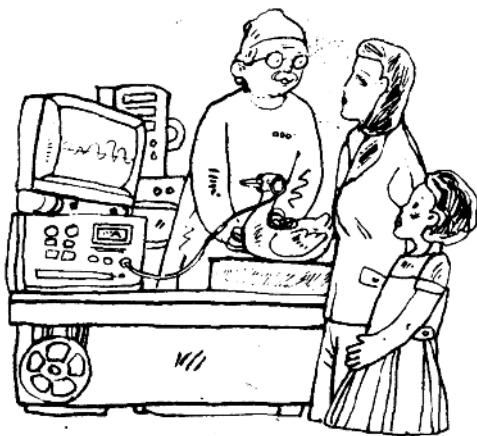
“风遮”是什么？

许立颖参观了那架仪器。那是一架小巧精致的电脉冲器，还带有一个荧光屏。宋大夫捉了一只野鸭子，做实验给许立颖瞧。他灵巧地把野鸭紧紧缚住，在它的头部的两侧放上两个电极，然后通过微弱的电流，可以在荧光屏上，看到十分平滑的波纹形的线条。

把电流强度加大，就可以在荧光屏上看到，这些波纹线的起伏也比较大。当电流强度大到一定程度时，荧光屏上就出现了紊乱的、跳跃的线条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宋大夫把仪器关掉了。

“现在这只野鸭子的记忆全忘得光光啦？它就像一头刚出壳的小野鸭子一样。我们让它在水禽湖里生活一段时间，它适应了以后，就再也不想飞走啦！”



“如果我做相反的实验呢？”许立颖忽然调皮地说，“我要这只野鸭子又重新恢复它对于天空和沼泽的记忆，它会不会飞走？”